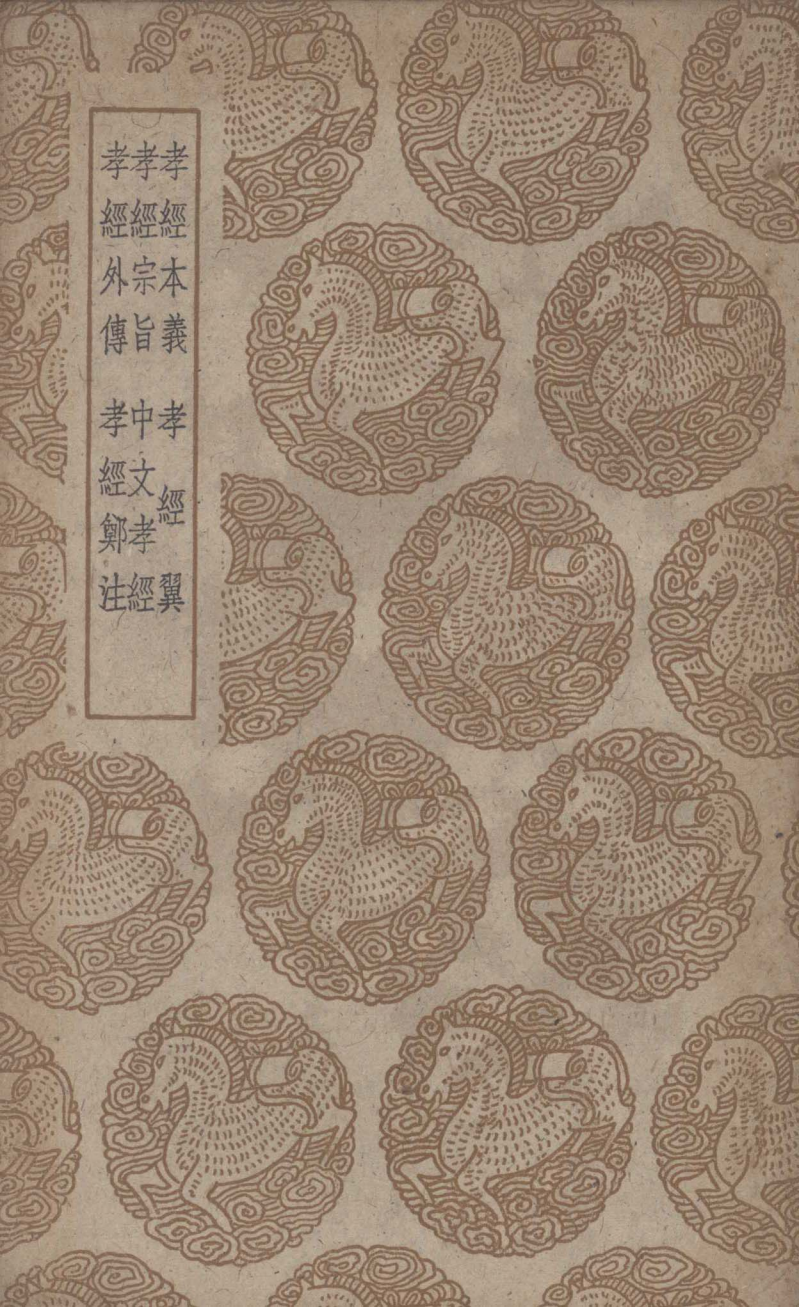


孝孝孝
經經經
外宗本
傳旨義

孝中孝
經文經
鄭孝經
注經翼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孝經本義及其他五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孝經本義

本館據經苑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孝經本義序

孝經繼春秋作。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學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韓愈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爲何物。程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事。孝經。非孔子之傳曾子者乎。今夫天地。渾然氣耳。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孝在其中。父子之道。天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爲長。大倫有五。而仁之於父子爲切。人之行有百。而孝爲原。大哉孝乎。天不得無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人不得無以爲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昔者堯之時。雍本於親睦。舜之風動。本於克諧。以至三代聖王。莫不以孝爲治天下之本。世衰道微。大義日晦。孔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經。以傳曾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曾子。以遞傳於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或火於秦。紛於漢。唐僞於炫。邵黜於安石。於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狃承學。卽爭竄易。不然。亦祇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求之。而不知其爲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本旨大義。愈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強刑名之學競起。邪慝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於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卽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不獲實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

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疏淪決排。不可不歸諸海也。子與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愚亦曰。孝經。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察於天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道一也。大哉。孝經乎。參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百行。總會六經。繼二帝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世。然則堯舜之傳。是孔曾之傳。宗其物事。蓋可思已。昔元隱士釣滄子。嘗言聖人之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上。興起振作。表章是經。今天子天縱大孝。同揆堯舜。而拳拳諭士人習孝經。以宋黜孝經之年計之。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哉。愚不敏。學識淺昧。猥以沉潛淹貫有年。乃敢折衷羣言。竊取大義。蓋欲發明孔子傳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而不規規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或於孔曾傳孝之本旨。大義不甚刺謬。而於經文一字不敢移易。慎之也。誠躬逢聖天子。特加意表章。頒之學官。而躬行於上。以明教化於下。由是大義明而學術正。學術正而德教興。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之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欽明溫恭。吾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屑乎富強。何繁乎邪名。何憂乎邪慝禍亂。明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以相傳之心法。庶不晦於天下與後世。而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所本矣。明崇禎戊寅月正元日。伊維呂維祺介孺甫序。

孝經本義卷一

明 呂維祺撰

孝經

說文。孝。善事父母者。祭統。孝者。畜也。經。常也。謂古先聖王興道致治之常法也。漢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緯云。孔子七十二語。曾子著孝經。鄭康成曰。孝經者。五經之總會也。○謹按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本欲以孝治天下。一生精神蘊結。全在於此。夾谷墮費三月大治。爲之兆也。道既不行。故口授曾子。以詔後世。學者要思。使孔子得志行孝經時。其作爲如何。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女汝通。下同。

仲尼。孔子字。居。閒居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侍。侍坐也。子。謂孔子。先王。謂古先聖王。至。極也。要。切要也。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性。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上下。統下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孔子言古先聖王有至極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而天下之民。一歸於順。故協和雍睦。上與下俱無怨尤。女。知此否。蓋孔子欲傳孝道於曾子。而其道至大。難以輕言。故先發端以啓問也。○謹按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者。見孝雖人所固有。而不能全盡。惟先王能有之也。然必以先王立言者。見孝治天下。非王者不能使孔子得明王輔之。當執此往矣。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辟與避同。復扶又反。語去聲。禮。侍坐。君子更端起對。敏聰達也。曾子聞孔子之言甚大。瞿然起敬。避席立對。而孔子告之。所謂至德要道者。非他孝也。孝統衆善。爲德之本。本猶根也。行仁必自孝始。而教化由此生焉。所以爲德之至道之要也。語將更端。曾子猶立。故命之復坐。而詳語之。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髮音發。膚音扶。

身。躬也。體。四肢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言人之一身。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一有虧毀損傷。是爲虧體辱親。樂正子下堂傷足。憂形於色。蓋爲此也。不敢毀傷者。敬之至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張子曰。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行如字。

又言。孝非惟不毀而已。必卓然植立此身於天地之間。不愧不怍。中立不倚。道則身之所當行者。窮則獨行其道。達則大行於天下。雖無意求名。而名自稱揚於後世。遡流窮源。卽父母亦有顯榮。若行孝不至。揚名顯親。未得爲立身也。始終。非分先後。猶言孝之始基。孝之完全爾。○按立身行道揚名。所包最廣。不專指得位事君者言。事君特行道揚名中一事爾。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申結上文之意。孝本愛親。故以事親爲始。行道揚名。非事君不能全盡。故以事君爲中。立身行道。以全

親之所付。方可以爲人爲子。故以立身爲終。事親立身。循環無端。事君者。所以成始成終也。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聿。以律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無念。念也。聿。語助詞。厥。其也。引詩言人能念其祖先。而聿脩其德。則孝之始終盡是矣。

右第一章。蓋孔子欲明孝道之大。而先發其大端。以爲全經張本。其下遂次第通言之。而復三因會

子之疑問。以推廣其義。陸象山謂孝經十八章。聖人踐履實地。非虛言也。旨哉。今古文皆有古

閒居。曾子侍坐。子曰。下有參字。夫孝二句。各無也字。今文爲開宗明義章。

謹按漢藝文志。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隋經籍志。孔子既敍六經。作孝經以總會之。遭秦焚書。爲河間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宋邢昺正義云。劉向較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不列名。又有荀彘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唯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按卷帙既多。不得不分章次。但題名非古也。今倣中庸右第某章。及論語鄉黨篇。此一節例爲十八章。而不列名。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惡。去聲。

復稱子曰者。蓋言甫竟。而又更端。是緊要提醒處。或問答偶問。而更言之。非引語也。後倣此。○此承上文而首言天子之孝也。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愛親者。必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不敢惡。敬親者。必

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不敢慢。夫有所惡慢於人。則愛敬其親之心薄。且恐或以貽親之辱。言不敢者。兢業小心之極也。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天子謂爲天之子。指有天下者言。天子德教所從出。四海所視倣。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無所不至其極。而推以愛人敬人。則百姓之衆。皆被服其德意教化。四海之大。皆視爲儀刑。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如此。蓋天子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蓋者。約詞。有不盡之意。孝道廣大。此特略言之爾。故下必引書以明之。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甫刑卽呂刑。尙書篇名。一人。謂天子。慶。作善降祥。兆民。庶民也。十億爲兆。○釣滄子曰。孝者。良心之切近精實者也。二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乃齊治均平之準也。

右第二章。按天子建中和之極。故特稱子曰。以天子之孝統之。以廣上文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下之意。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蓋天子。今文爲天子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長平聲。

此言諸侯之孝也。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高。處尊位也。危。將墜而不安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禮法之度。滿。處富足也。溢。汎溢也。位尊曰貴。財足曰富。諸侯貴踞一國之上。如自高臨下。處之

者易以危。富有一國之財。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溢。有如不自矜肆。雖高不危。謹守節度。雖滿不溢。不危。則不失其位。不溢。則不至悖出。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離去聲

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諸侯謂公侯伯子男。指有一國者言。諸侯爲社稷之主。必不危不溢。長守富貴。不至離其身。然後能保守社稷。而民人和悅。諸侯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引此以明不危不溢之意。○謹按此詩。是傳孝心法。乃曾子平生著力處。後當有疾。口詠此詩。以傳示弟子。易簣之夕。必曰。吾得正而斃焉。得力於此多矣。故聖門惟曾子之傳。爲得其宗焉。

右第三章。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無三也字今文爲諸侯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德行之行去聲下擇行行滿同

此言卿大夫之孝也。法服。法度之服。先王制章服。各有品秩。法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所得而見之。躬行者。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非法服而服之。是僭上偪下。非法言。是妄言也。非德行。是僞行也。服之言之行之。有虧孝道。故三者皆不敢也。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惡去聲

是故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之所言身之所行皆遵道法故無可擇言之多雖至於滿天下無率口之過行之多雖至於滿天下不招人之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敷奏接賓出使則將命布德故言行可滿天下○草廬吳氏曰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首服次言次行者蓋先輕而後重是故以下申言行而不及服者蓋詳重而略輕故下文又以三者總結之也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懈居實反

三者法服法言德行也宗廟者按祭法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卿大夫通指王朝列國言言卿大夫世守宗廟僭服妄言僞行有一則不免於罪廢惟法服法言德行三者全備而後能保守宗祀蓋卿大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詩大雅烝民之篇引仲山甫修其威儀爲王喉舌夙夜小心式於古訓不敢懈怠以事其君以明卿大夫之孝

右第四章

今文古文俱同今文爲卿大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此言士之孝也資藉也取也言愛父與愛母同敬父與敬君同母非不敬以愛爲主君非不愛以敬爲主兼愛與敬惟父而已皆本人性自然然而然非有所強也此移孝爲忠之道所由生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長上聲

故承上文而言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無違。士初離膝下。方登仕籍。或未盡知事君之道。第用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矣。卽用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矣。長謂士之上有卿大夫爲之長也。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士如上士。中士。下士。指已仕者言。合忠與順而不失其道。以事君與長。然後能安保其俸廩之祿。官爵之位。而永守其祖先之祭祀。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故祿位與祭祀相關。蓋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夙音宿。寐密二反。忝他點反。

詩小雅小宛之篇。引詩言早夜敬謹。無辱所生之親。以明忠順不失之意。○張子曰。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右第五章。古文今文皆有。古文保其祿。位爲保其爵祿。今文爲士章。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養去聲。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用天道也。分別五上。視其高下。各盡所宜。分地利也。不順天道。物無以生。不辨地利。物無以成。二者皆得。則生植成遂。衣食足矣。尤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財用。而不敢奢侈。以此養其父母。不徒養口體。且養志矣。庶人之孝有終始。惟此而已。○謹按此章。變蓋言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其應行之孝道甚廣。所言亦未敢以爲盡。故云蓋。而猶必引詩書證之。若庶人之孝。其理易明。其事易盡。故直指之曰。此而不必引詩矣。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故自天子下至於庶人，雖有尊卑之分，其根於一本則一。孝雖有五等之別，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一。有如立心不純，用力不果，其於立身之終，事親之始，皆無成就。如是而禍患不及，必無之理也。孔子爲天子，庶人通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可謂至徹切矣。

右第六章。按經之首章，統論孝之始終，中乃推極孝之通於天下，而末總結之。朱子曰：首尾相應，次

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至矣。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分地之利爲因地之利，自天子句多，子曰已下四字，今文爲庶人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行去聲，下同。

此因曾子之贊而推言之，以明本孝立教之義。曾子平日以保身爲孝，不知孝之通於天下，其大如此，故極贊之。而孔子言民性之孝，原於天地。天以生物覆幬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卽此是孝，乃民之所當躬行者，故曰民之行。○西山真氏曰：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形有大小之殊，理無大小之間。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治去聲。

則法也。孝者，天地之常經，而民所取以爲法則者，但民不能自則，聖人乃則之也。經故常明，義故利物，則其明因其利，以順天下愛敬之心，而立之政教，是以教不待戒肅而成，政不待威嚴而治者，無他也。蓋以孝爲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其化之神如此。○慈湖楊氏曰：民自膝下嬉嬉，皆知愛親，愛

其親之心曰孝。天之健行，地之博載，化生一以貫之。○謹按上言天之經，地之義，下言天地之經，言經而義在其中矣。下又變經言明，變義言利者，經常明義利物，非有二也。皆文法錯綜，極變化之妙，非聖人不能道，或改利爲義，非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好去聲，惡烏路反。赫赫，許格反。

教承上不肅而成之教，言政教皆可化民，而以孝立教。其化尤神，是以先王有見於此，而必以身先之也。博，廣也。謂廣其愛於親也。遺，棄也。陳，布也。導，引也。示，昭明之也。禁，知所禁止而不敢犯也。博愛，敬讓，以身前乎民。故兩曰先之。德義之美可布，故陳之。禮節樂和有節文，聲容可引，故導之。善當好，惡當惡，善有慶，惡有刑，可以昭明勸戒，故示之。此五者皆則大地之經，以孝教民之目也。民之化之，捷於影響甚矣。教之可以化民也，引詩小雅節南山篇以證教明於上，民化於下之意。○周子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

右第七章。前章之語已終，因曾子贊之，而復極言本孝立教之義。其下七章皆推廣此意，而反覆言之。今古文皆有古文天之經三句，俱無也。字今文爲三才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平聲，下同。

此又廣上文教可化民之意而極言之。明王明聖之王，卽首章之先王也。遺忘也。小國之臣謂子男以下之臣也。其先王指明王之先王也。言明王見理最明，故以孝治天下，愛敬其親，不敢惡慢於人。雖小國之臣，尙不敢忘。況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乎？故得萬國歡悅之心，尊君親上，同然無間。人心和而王業固，社稷靈長，世德光顯，以此事其先王，孝道至矣。教之本立矣。○謹按孔子之稱明王曰：「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之心，卽前不敢惡慢於人之心。」一於敬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以欽明溫恭，開萬世治道之源。禹以祗台幹父之蠱，湯以聖敬肇修人紀，文武以敬止執競而止孝達孝，可見帝王傳授孝道心法，止此一敬。有天下者，所當深念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鰥，古頑反。

以此教諸侯，而治一國者，不敢侮慢於無妻之鰥，無夫之寡，況知禮義之士與齊民乎？緣此，故得一國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以此教卿大夫士庶人，而治一家者，不敢有愆失於臣僕妾侍之疏賤，況妻子之貴而親乎？緣此，故得一家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此皆明王之有以教而化之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氣屈而歸曰鬼。災害如水旱疾疫之類，生於天者也。禍亂如悖逆篡叛之類，作於人者也。承上三節，誠然，故親生而存，則安其養而心志和，親歸而鬼則享其祭而魂魄寧。盡天地間無非一孝所薰蒸，心和

氣和天地之和應之。天下無不歸於太和蕩平。而災害禍亂自潛消默化矣。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行去聲

故總結之曰。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蓋由天子身率於上。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能如此也。未引大雅抑之篇。以證明王孝治天下之意。覺明也。詩註大也。○慈湖楊氏曰。此章發明道心之至和。何其深切著明也。每誦此章。如春風和氣。油然而動于中。而自不能喻。如身在唐虞三代之盛世也。

右第八章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失于臣妾爲侮于臣妾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無也字今文爲孝治章

